

杨宇全:用笔墨和文字书写艺术人生

◎ 闫大海



在当代文艺界,跨界成风却鲜有真正的通才,杨宇全以文艺评论家、书法家、学者的多重身份,在横跨杂技、曲艺、书画、影视、民间文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的探索中,写下五百万字著述、留下数百篇犀利评论、创作出颇受赞誉的书法著作及作品,用近四十年深耕践行着“文墨双修”的理想,成为跨界融合的一个范本。作为当代文艺评论家、书法家,他的学术以现实关怀为骨,书法以文人精神为魂,二者相互滋养、相得益彰,其书法与学术成就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思考,展现出跨界融合的独特风格与深厚造诣,勾勒出一位当代文化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图谱。

杨宇全的书法,是典型的“文人书法”,核心在于“文、人、书”三位一体的精神坚守。他始终认为,书法绝非单纯的技法展示,更是文化品格与精神境界的外化,这一理念贯穿其创作始终,使其作品自带古雅简静的审美意境。

其中,小楷尤为学界称道,中锋立骨确保线条遒劲有力,侧锋取妍增添笔墨意趣,用笔张弛有度、点画温润质朴,流露出自然本真的美感。代表作《心经》中,“圆融存筋藏骨”的笔法既严守传统法度,又不失个性洒脱,将经文的空灵意境与书写者的修心心境完美融合,尽显文人书法的韵味与格调。

在他的书法作品中,情感与技法的交融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。深厚的文艺修养赋予其笔墨独特的生命力,线条的粗细变化、字形的大小错落、章法的疏密布局,皆随情感自然流淌,形成沉着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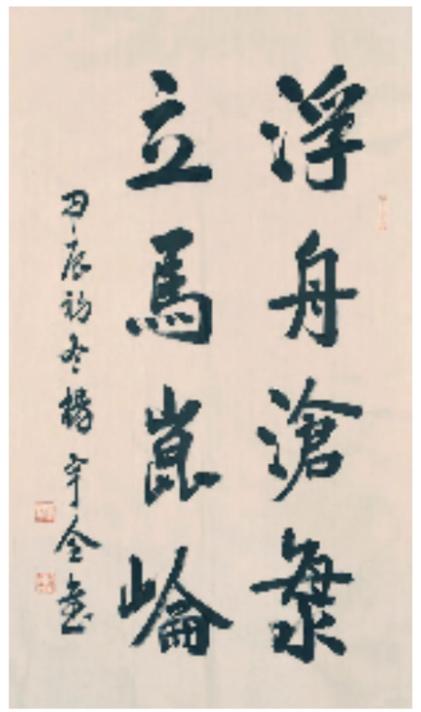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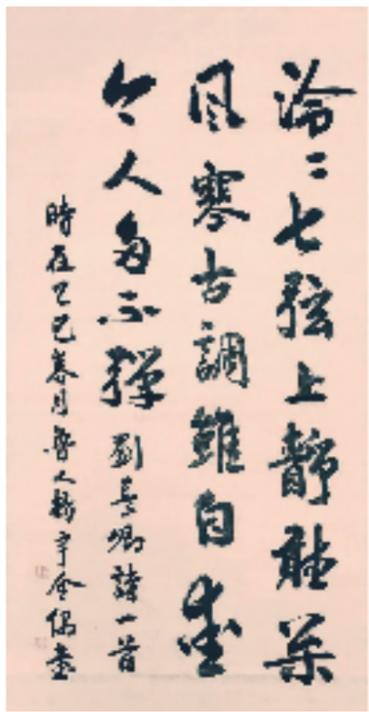
缓的内在节奏。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敬正相生、错落有致,实则是“主体生命节奏的展开”,让作品兼具形式美感,又饱含诗意张力。这种创作状态,恰是他对“文墨合一”理念的实践——没有刻意雕琢的匠气,只有文化修养浸润后的自然流露,让每一幅作品都成为情感与思想的载体。

尤为可贵的是,杨宇全的书法创作始终与他的艺术批评立场保持一致,反对浮华、倡导内涵。面对当下书画界“贪大求长”的浮躁风气,他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书画不可“贪大求长”》一文,直击时弊。文中援引《兰亭序》《富春山居图》等经典,有力论证了艺术感染力源于文化气息而非尺幅大小,小幅作品同样能承载气象万千。这种批判并非空谈理论,而是转化为创作自觉——他的书法作品从不追求视觉冲击,而是以笔墨的韵味、内涵的厚度打动人心,用实践践行着“艺术本质在于人文内涵”的主张。

如果说书法是杨宇全的精神外化,那么学术研究便是他的文化担当。作为“跨界型”文艺评论家,他的研究领域之广、成果之丰,在当代学界实属一位不可多得的“杂家”。自20世纪80年代投身艺术研究以来,他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与评论文章,出版二十余部专著,编著文艺图书数十部,内容涵盖曲艺、杂技、戏剧、书画、影视、民间文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门类,几乎囊括了大部分艺术门类。其文风犀利深刻,见解独到精辟,如《拍戏不拿奖 白忙活一场》《书画不可“贪大求长”》《又是一年毕业季 似曾相识又不同》等文章,在《中国文化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美术报》等报刊发表后被广泛转载,引发业界深入思考。

跨领域的研究视野,让杨宇全的学术成果兼具一定的广度与深度。1988年发表的《吴天明与赵焕章的世界——乡土电影比较谈》便已彰显其犀利文风与学术功底,甫一发表便被《文摘报》等多家报纸及电台转载、转播;在民间美术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领域,他提出加强理论研究、建立数据库、设立保护基金、推动“活态传承”等一系列具体建议,为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;在书画研究中,他倡导“新文人书法需提升文化品格”,呼吁打破“重技轻文”“文墨分离”的行业乱象,强调艺术家的综合修养对创作的重要性。这种跨学科的思考方式,既源于他对历代中外跨界大师的借鉴,更基于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知——真正的艺术创新,离不开多领域知识的融合与滋养。

系统性专著与持续的批评实践,彰显了他的学术责任感。编著的《舞文弄墨皆不易》一书,系统梳理中国书画题款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现状,结合经典案例剖析行业问题,兼具学术价值与实用意义。书中附录的评论文章更是直击时弊,对“工笔大画”同质化等现象的批判一针见血,体现了文艺评论家的清醒与担当。洋洋五十万言的《文人墨客两



相宜——清末民初以来浙籍学人书家墨迹研究》,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八十余位浙籍文人墨客的生平艺事与代表作品,记录了这些文坛书苑巨擘的“艺苑文心”与“学海墨光”,是一部学人与书家荟萃的“群芳谱”,也是一部向大师致敬之作。而中国文艺评论最高奖“啄木鸟杯”的斩获,以及多篇文章入选权威专栏的认可,正是对其学术水准与影响力的最佳佐证。

作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中杂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多个文艺组织的核心成员,杨宇全始终活跃在文化传播一线。他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,推动艺术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深度融合,其观点频繁被主流媒体引用,在《光明日报》“啄木声声”专栏等平台剖析文艺现象,弘扬求真务实的“啄木鸟精神”。这种公共文化参与,让他的学术研究超越了书斋界限,转化为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,也让“通才”理念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影响。他的短评文章,言简意赅,切中时弊,敢于发声,《既要“专家”更需“通才”》《民间美术何去何从——关于民间美术保护与利用的一些思考》分别入围、斩获“啄木鸟杯”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作品(该奖项为中国文艺评论最高荣誉);独自撰写《齐鲁杂技简史》《浙江杂技简史》,填补了两省地方艺术史研究的空白。此外,他屡获省级以上奖项,主持多项省及国家级课题,尽显跨学科研究的专业水准与学术视野。

纵观杨宇全的艺术生涯,书法与学术如同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,相互成就、不可分割。他的书法因深厚的学术修养而更具内涵,学术研究因书法实践而更接地气;书法是他表达文化理想的载体,学术是他推动行业进步的武器。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—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当代转化,对艺术本质的坚守与对行业乱象的批判。

纵观杨宇全的艺术生涯,书法与学术如同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,相互成就、不可分割。他的书法因深厚的学术修养而更具内涵,学术研究因书法实践而更接地气;书法是他表达文化理想的载体,学术是他推动行业进步的武器。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—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当代转化,对艺术本质的坚守与对行业乱象的批判。

在“重技轻文”“跨界流于表面”的当代艺术界,杨宇全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他证明了真正的跨界,不是浅尝辄止的涉猎,而是深耕细作后的融会贯通;真正的艺术成就,离不开文化修养与人格境界的支撑;真正的文艺评论家,既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,更要有敢于发声的担当。他以“文人墨客两相宜”的实践,为当代艺术家、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——唯有坚守人文初心、深耕文化根基、保持跨界视野,才能在传承中创新,在批判中建设。杨宇全用笔墨传递人文温度,用文字书写文化担当。他的书法作品与学术著述,共同构成了一位当代文化人的精神追求,在未来的文化图景中,我们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“通才”型学者与“跨界”型艺术家。

